

宙

音韻

和書門			
二九四六二	號	函	架
一〇四	函	架	冊
一五	冊		

内閣文庫			
二九四六二	號	冊	架
一〇四	函	架	冊
一五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9462
冊數	15 ( 15 )
函號	192 5

元亨釋書

廿九之廿終

十五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大藏經印板發行一部份計二千卷曾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今上皇帝聖

聖書武官優崇榮 祿位國奉良安命工鐫梓與

內一〇一六一號

大藏經印板發行一部份計二千卷曾永和三年丁巳八月 林首自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九

濟北沙門經師鍊 撰



音藝七

經師

聲明

唱導

念佛



文部



拾異八

山背大兄王

榮常

諦鏡

太傅藤永手

大君氏

飛鳥貞成

賀陽良藤

栗田録事

諾樂京女

大安寺側女

賈盤島

蓼原村盲女

熊野村比丘

総州大守藤時重

江諸世

慧勝

藤常行

仲篁童

役夫賀能

德滿

大峯比丘

音藝志七

楞嚴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聲韻之作  
也有以笑吾佛六十四種頻伽梵音令人樂  
聽豈非攝化之巧便乎故聲論聲明盛播于  
竺也及陳思王感魚山之嘔支那之域音藝  
起焉相次而見于傳矣本朝以音韻鼓吹吾



道者四家焉曰經師焉曰梵唄焉曰唱導焉  
曰念佛焉初興三科于梁傳矣唐宋刪之今  
并二四者摺系而得吾詳四者有伎行之異  
是廢立之所以由生也蓋四者皆行也可立  
焉流而為伎不可不廢也古者四者皆行也  
豈可不立乎今者伎也欲不廢不可得矣然  
則梁唐之廢立者不得已乎今之撰者全備  
吾法之異塗也又夫移風改俗世樂有之況  
法音方便之摠持乎又四家之徒雖薄毗尼

不得不為法事之一莊飾矣故我正傳之外  
于此而出焉

經師者持誦也且顯密焉今之稱者資于法  
本也昔者諸師皆挾勤焉梁傳取尤者立科  
吾本朝又如彼之初故養老三筆正經師詔  
曰須式唐道榮我勝曉語在資治表是以光  
空清雅聞者久不倦春朝哀婉獄吏泣而捨  
然未名家矣長保寬弘之間道命法師以雅  
麗之音得感靈之異其事已載靈怪篇命之



後此業繁焉然命又承延命延命承陽勝二  
世不振至命而昌命傳隆圓圓傳隆命命傳  
增譽譽傳快實實傳明實實傳慶忠忠傳能  
顯逮寬元帝鄉真乘寂愛諷經有祐宗者顯  
之嗣也精于家業矣荐奉夫聰名施一時華  
夷經徒慕効其法又有信昌者稟命者十世  
與宗齊名天下諷讀者皆則二子又王公善  
此業者比比在焉門下侍郎藤公任親受命  
之音調名于時後授定賴承保帝召命之四

世永覺承音旨寬治天仁保元四聖系付鳴  
于臺閣尤僕射藤實定稟于天仁而傳僕射  
公繼或曰宗寢病淹子弟倦者養臨亡之日  
諸子暫出宗忽高唱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  
子弟傍聞曰翁病少差字父無舉唱今偶聞  
焉快哉其後不繼子弟曰何其寡哉相語共  
恠乃往父處雙手拱肅上安祥而逝因茲而  
言假名練若之徒又有昇脫乎豈持誦之効  
與惜乎賣伎而不事行乎庶幾諸諷之人尚



至于宗哉

論曰諷經之藝非王臣之事矣君臣之間我不取矣曰不然漢孝元唐明皇歌曲之譽史稱焉若又臣者不勝計矣今夫此方君臣不歸佛乘已歸即猶何言乎況世尊之聲教法師之功德豈漢唐之游謳戲曲之比乎我又分行伎之異君臣之間豈伎太乎聲明者印土之名五明之一也支那偏取曰梵唄曹陳王啓端也本朝遠取于竺立号焉

考古史延曆二年有正梵唄之詔然則古有之未立家也承和之初弘法奏置聲明之度其後寬朝善容唄慈覺之遊赤縣也周旋十師之間旁傳此業爾來布灌寰宇覺傳智證證傳相應應傳淨藏藏傳慈慧慧傳源信信傳覺超超傳懷空空傳寬誓誓傳良忍忍事已見感進傳自居大原山盛唱此業以為法事之莊儀忍博索支派統于已其受尋宴者五世受瞻西者四世顯密聲明諸師音訣皆



能括囊忍深于聲明一日披明策書墨譜忽  
 策中出光明自此世推忍之業焉然其後者  
 乏忍之感應只受音韻目是大原之地成梵  
 唄之場方今天下言聲明者皆祖于忍焉  
 唱道者演說也昔滿慈子鳴于應真之間焉  
 自從吾法東傳諸師皆切於諭導矣而廬山  
 遠公獨擅其美及大法瓜裂斯道亦分故梁  
 傳立為科矣吾國向方之初尚若彼又無剖  
 判焉故慶意受先泣之譽緣賀有後讚之議

而未有闕闕矣治承養和之間澄憲法師挾  
 給事之家學據智者之宗綱台芒射儒林而  
 花鮮性具出舌端而泉湧一昇高坐四眾清  
 耳晚年不慎戒法屢生數子長嗣聖覺克家  
 業課唱演自此數世系嗣秩秩覺生隆承承  
 生憲實實生憲基朝廷懸其諭導緩于閨房  
 以故氏族益繁寬元之間有定圓者園城之  
 徒也善唱說又立一家猶如憲苗種方今天  
 下言唱演者皆勅一家夫諭揚至理啓迪度



品鼓千百之衆布聞思之道其利博如也其  
德偉如也演說之益何術如焉奈何利路  
纔闢真源即塞數它死期寄我活業諂譎交  
生變態百出搖身首婉音韻言貴偶儷理至  
哀讚每言檀主常加佛德欲感人心先或自  
泣痛哉無上正真之道流為詐偽俳優之伎  
願從事于此者三復予言焉

念佛者持誦之一支也修多羅中持于佛佛  
此方局彌陀焉或釋迦焉其始與淨土同出  
已具于上矣元曆文治之間源空法師建專  
念之宗遺流末流或資于曲調抑揚頓挫流  
暢哀婉感人性喜人心士女樂聞雜沓駢闐  
可為愚化之一端矣然流俗益甚動銜伎戲  
交燕宴之末席受盃觴之餘瀝與瞽史倡妓  
促膝互唱痛哉真佛秘号蕩為鄭衛之末韻  
或又擊鐃磬打跳躍不別婦女喧噪街巷其  
弊不足言矣

拾異志八



予修佛史博視古記其闕涉之灼灼者皆綴于十傳焉其餘斷事缺迹之系吾者又甚異矣我不忍舍諸庶幾丕墜真化也作拾異志皇極二年十一月蘇入鹿率兵圍斑鳩宮攻山背大兄王王即以獸骨置寢而將子弟竊隱瞻駒山兵燒宮見灰中骨以為王焚死解圍而去過六日王出山左右欲討入鹿王曰彼大姓也恐多殺人我不忍也乃與子弟二十三人入斑鳩寺塔中誓曰我等以垢濁身

替暴逆臣昇蒼天之雲坐淨土之蓮手捧香爐默然而住皆各經死須臾香煙氤氳上通天雲寺塔之上靉靄垂布男作天仙女作天女駕烟雲向西飛去天花散天樂響異香郁烈奇光炫耀時人仰見望雲礼拜蝦夷聞之曰上宮之尊族遭橫逆而死我家亡不父矣明年蘇氏皆蠶蝦夷者入鹿之父稻日之弟也

天平年中山州相樂郡高麗寺有僧榮常持



法華一優婆塞常遊寺一日常與優婆塞基  
常每下一著曰白衣白衣優婆塞嚙其口又  
曰榮常榮常俄優婆塞口自嚙斜以手拄頤  
出寺未到家躓地而死  
神護中有字遲王者天性邪見不信三寶王  
從山背赴奈良時毛野寺沙門諦鏡往山背  
中路逢王無迴避處傾笠匿面立路側王見  
之駐馬令僕打擊鏡逃走王追捕王行不遠  
叫踊離地三尺許從者知鏡所為就鏡求救

鏡不受三日後王如墨而卒從者奏曰諦鏡  
法師咀字遲王而死乞報仇救答曰字遲自  
招非諦鏡咎矣

寶龜元年大傳藤永手薨其子大中大夫病  
醫治不効乞法救一比丘立燒香持誦于  
時大中託曰我永手也我生平作法華寺幢  
又或營八角七層塔我令其減造四角五級  
由此墮地獄身抱火柱手釘火釘忽闖王宮  
大相充塞王驚問傍人曰日本國藤永手子



病呪師焚香持誦其烟及此也王乃赦我歸  
本土而我屍已燒無所寄屢來告耳言已病  
愈  
肥州松浦郡人大君氏忽爾死至閻王宮王  
曰此度非死期放還君氏見傍大金湧中有  
如墨株者沸躍浮沈其浮時急告曰且待至  
弟四浮倚金口陳言我是遠州針原人物部  
古也我在生時掠奪細民白米由其罪報受  
此熱沸憑君還本土書法華經此罪可脫君

氏蘇錄此事送大宰府府獻朝後二十年大  
中大夫菅真道以記奏桓武帝帝宣施皎法  
師曰地獄苦報經二十年得脫不皎奏曰人  
間一百年為地獄一日夜二十歲未過一日  
耳帝勅遠州問物部古旧宅具姬記乃詔百  
官諸僚書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妙經善  
珠法師為講師施皎為讀師於平城野寺設  
大法會慶讚薦真福焉  
贊曰桓武帝者夫仁君乎昔文王焚枯骨傳



尚稱焉况六万九千三百八十四本經王乎  
古云王者為民父母殆乎父母不如也

仁和中常州飛鳥貞成其家富贍篤信三寶

嘗撰能筆翰者百人於金光明寺書百部法

華經如是十回已成千部設法會慶讚延東

大寺延喜法師為講師其日供施亦盛已而

貞成逝其孫春澤除州之掾到任驛亭既中

有駿馬背成文曰飛鳥貞成春澤驚見以稻

千束買此馬歸宅敬養一夕夢貞成曰我償

債為驛馬春澤夢中問曰千部妙經其功許

多何至於此對曰我生平善惡並造善惡之

報亦各別受今先惡報而我以經力後必生

天我命又不父耳夢後春澤寫經助貞成薦

不旬日其馬自斃厩中

寬平中備中人賀陽良藤善貨殖為州之小

掾八年秩罷居葦守鄉其妻淫奔入京良藤

鰥居心神狂亂常執筆諷吟作書艷詞勢時

時有兒女之音不見其形似聘媒焉如此數



十日一朝失良藤所在舉家尋求遂無得良  
藤兄弟悉豪富皆會其家悲哽懊惱相謀曰  
安得<sub>テ</sub>其屍薦<sub>ラ</sub>冥福<sub>ヲ</sub>合族發願曰若得良藤骸  
當刻<sub>ム</sub>十一面觀世音像<sub>ヲ</sub>即伐<sub>キ</sub>栢木等良藤長  
頂礼誓祈<sub>ス</sub>歷<sub>テ</sub>十三日良藤自其宅倉下出來  
顔色憔悴如黃病者其倉無柱石上疊材管  
搏<sub>ス</sub>其下去地纔三四寸不可容人身而良藤  
從中出人莫不驚恠良久醒寤言而曰我鯨  
居日久常念女事時一女子以書著菊花枝

來曰公主寄書我披讀詞意艷麗心情搖蕩  
歌詠書問往來數返一日寶車迎我先騎四  
人行數十里至一宮一丈夫門迎曰僕公主  
家令也丈夫導我上殿帳帷綺飾須臾列珍  
饌公至漸出容兒服色殆不可言也中夜背  
燈入帳合歡情緒愛纏雖死不辭晝則設宴  
夜亦同寢比翼連理歡娛甚密遂生一男性  
聰明兒嬌夫朝暮抱持未下於膝常念廢長  
男忠貞立此兒為嫡蓋子因母貴也居三年



忽有優婆塞持杖昇殿公坐侍女盡逃散又以杖突我背我從隘處出顧視家倉之下也時家人舉恠之乃毀倉視之有狐數十驚馳倉下土上有良藤坐卧之跡良藤居倉下纔十三日而謂經三歲倉下三四寸而為大厦廣殿皆是妖狐之魅惑也非大悲菩薩威應殆乎死狐窟其後良藤無恙十餘年卒六十遊

延喜中仁和寺仁元供奉門人平如有擅越

粟田錄事病死經一日夜獲語曰冥司驅行到一城門時一高僧語我曰閻主若有考問汝報曰有書法華之願未果我白比丘曰生平無此願又師誰乎僧曰汝在生時有久寫法華至方便品汝以滴水加視汝記邪我答曰然僧曰汝以此因故但言有寫法華願雖似虛妄不為無緣我是方便品也語已不見即起關王前乎問生前修何善我對曰有書法華願未果而俄亡王驚合掌尊重入冥使



考覈虛實，真衆考察，曰無之王思忖，曰縱雖  
妄誕言，涉經字，須放還，果其業，我不任喜，幸  
便走出，一禿丁，立門側，問曰：仁由何事放還？  
我答曰：啓以有寫法華，願是故放還。禿頭亦  
至王前，王問如先答，亦如先王亦放還。錄事  
後與平如同車，入市買紙，欲書法華。禿丁亦  
同買紙，錄事見禿丁如舊識，禿丁亦見錄事，  
相恠，二人熟見，便知真事。禿頭言曰：幸依仁  
言，得放還。錄事執手，悲喜，市人多聞之，無不

嗟嘆。禿丁者，河內知識寺知事僧也。各歸本  
所，精進書寫。

論曰：閻王聰明正直，不可加也。故領萬生牛  
殺之權，苟非至明至直，孰能與於此哉？然粟  
田錄事之事，怪中之怪乎。錄事之經，願元妄  
也。閻王不知不明也。至真使監察曰：無之王  
曰：縱雖妄言，涉經字，須放還。是非刑獄之法也。  
不直之甚也。又彼方便品者，化高僧以妄教  
錄事，何其法華真文之不典邪？曰：此理甚深。



不為淺識之者易言也粗揚推而陳之夫羣  
生之迴轉者業障之所使也業輕者昇障重  
者沉諸聖之於群生也唯欲其昇不欲其沉  
而業障厚者自沉墜耳若毛髮許有拯濟之  
由諸聖施力於此而其業障厚者雖有善諸  
聖不援何也業重也今錄事此生夙累皆竭  
者也是諸聖拯濟之秋乎而錄事生平又無  
他善纔經書一滴之餘潤耳當其無餘殃而  
有微善之時宜乎經王之矯微詞也閻王又

聖者耳只恐不免斯民於塗炭而障厚者不  
關矣遭錄事之無障經王之加勸彼閻王者  
豈不發寬宥之言耶蓋閻王神足知錄事之  
障竭也若不知者非閻王也知之是閻王之  
聰明也宥之是閻王之正直也何也聖境無  
礙也經王閻王通知也非區區世間昏狂窒  
獄之據歟而推勘之謂也又世只見錄事之  
無頭之為妄也不知錄事之障盡之是無妄  
之時也何也障者妄之所為也今夙障已盡



曷妄之有以無妄之時發言者雖妄而皆真  
也是以經王不妄矣閻王不妄矣故錄事又  
不妄矣蓋自無妄之中來也世書猶言無妄  
之疾勿藥有喜况解脫之道乎只其知錄事  
之障竭是閻王之事也非九庸之所及也又  
人之暫死入冥而蘇息者皆非實死之適活  
也蓋激感之所發也耳若定死者不可蘇也  
錄事此生雖業盡而緩於為善也諸聖大悲  
借真示此異而激勵善志耳是以非定死勘

勸之比也故託微妄也若定勘者閻不容髮  
豈有之乎只是諸聖激錄事令作善目而已  
故微妄無咎元是要妄也或曰錄事依經滴  
之微緣預經主之加助妄而無咎蓋經主之  
功力也曰不然經主功力施於輕障不能施  
重障若錄事有障經王不得施矣今世人不  
皆然乎經王豈黨錄事乎况禿丁無滴緣乎  
只是禿丁又障竭之與錄事同也二人此時  
邂逅耳吾故言障盡是無妄之時也或曰子



之障竭之義已聞命矣不能無微緣字曰然  
曰錄事之微緣滴水耳禿丁無之何也曰禿  
丁逢錄事猶錄事之逢經僧也是禿丁之微  
緣也曰錄事之感經僧也滴水耳禿丁之感  
錄事也緣何事曰此蓋禿丁宿生與錄事有  
緣者也然此書只託一事而已不及於此吾  
以我教之理推此皆是也我鄉所謂聖境無  
礙也閻王知之也故禿丁又逢赦而歸耳矣  
諾樂古京殖槐寺側有寡女父母昔日鑄觀

音銅像高二尺五寸造殿安之父母死後女  
貧甚常對像訴飢寒隣有鰥夫潛通一日夫  
來雨下不歸其晚女無供明且又不爨乃入  
殿泣訴適午叩門啓戶里人送饌言而曰聞  
有容故贈草具耳女不勝喜脫裙與使者次  
日女入殿礼拜像裙子挂像肩上  
大安寺側有貧女常詣殿求福累日祈之一  
日詣寺門橋有錢四緡簡書曰大安寺修多  
羅錢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



納庫明白女赴寺庭上有繒錢簡如先女又  
送寺又明日女家閭內又有四繒簡曰大安  
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寺僧恠問女曰  
我比來詣大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慈濟返  
與於女女得之漸為富人

大安寺側有商賈名盤嶋借寺修多羅分錢  
三十繒往越州都魯鹿津貿易歸路受病下  
船乘馬至近州高鳥郡有三人中途相從至  
山州宇治橋島問公等何往荅曰閭王使召

汝者也將捉嶋一鬼使曰不可取也是寺錢  
交易商使也乃語曰我飢甚汝有食乎嶋曰  
有糗與之鬼食畢曰汝定應死然我饗汝食  
恩意深有與汝同年人當相貸荅曰無三鬼  
中一鬼曰率川社畔有一人與汝同戊寅年  
也宜替彼且我等噉牛鬼也汝至家必饗之  
嶋曰我宅有斑牛二頭當薦鬼曰我等以同  
歲人替汝必受重罰汝呼我等名讀金剛般  
若一百卷定脫苦罰乃稱名曰一高佐二中



知三槌言畢而去目送之不見鳴歸宅一牛  
 果斃便入大安寺請南塔院沙旃仁曜二日  
 讀金剛般若經一百卷三日朝鬼亦來曰依  
 太乘力我等免罰只願每年修之言已不現  
 島年九十餘終  
 諾樂京蓼原村有盲女生一女子家甚貧里  
 中有藥師佛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  
 一時像臆如挑脂者忽然湧出女子怪告母  
 母曰取來子取與母母食之甚甜傳兩眼即

關

紀州牟婁郡熊野村有永興法師者智行兼  
 備有一比丘從興學其所持之具法華一部  
 銅瓶一繩牀一餘無長物比丘持法華居歲  
 餘以床施興曰我欲越山往勢州興使二僕  
 送且與糗為粮行一日次日令僕返并授經  
 糗自持瓶又携麻繩獨別去歷二年熊野村  
 人入山伐木聞誦經音累日不止村人尋之  
 不見往語興興入山深尋有一骸骨麻繩繫



二脚垂巖傍有瓶與見悲泣後三歲猶有誦  
經聲興重往收骨其舌赤鮮  
總州太守藤時重有循吏譽一日告府屬曰  
我有大願轉讀法華一萬部我繁國務矣不  
能自也今命營內釋衆速讀之然以米一石  
充一部供諸吏告諸釋衆又頒米焉於是佗  
喇緇徒傳聞各錄部數來集一萬之數不幾  
而足藤守大悅冬十月設大會而慶讚其夜  
夢一比丘形服端莊執錫來語守曰汝所修

可謂淨業我甚隨喜又進把手曰汝其助守  
守啓曰美哉訓也公誰乎比丘曰我是地藏  
菩薩也語已不見夢覺感幸便造夢中像瞻  
仰供養

江諸世者初甚窶嘗歸吉祥天女所至之處  
取木片安高所合掌低頭言南無大吉祥天  
女經歲不懈一時過途前有布囊見之中盛  
精粳一斗許携而歸宅傾出半分供晨炊晡  
又欲爨半殘見囊其米盈貯如先驚怪而喜



乃炊半分翌朝囊米又盈如昨諸世以為吉祥天之惠也試取諸器傾盛盛已囊滿如井水自此諸世使為富人能施他家未嘗窮竭終諸世世囊滿如初

延興寺沙門慧勝至浴室偶取薪一束與人已而死時寺厨牝牛生一犢此犢駕浴薪車能任重致遠餘不知也故偏充浴車牛一日異比丘語牛曰慧勝昔能讀涅槃經今又好牽車乎牛聞之垂淚尋而斃時浴室役夫捕

此比丘奏曰比丘諷寺牛死有司見此比丘形良偉麗便以闡救圖寫其像宛如觀自在大士帝欽敬召見比丘忽然失所在蓋勝生平持大悲者讀涅槃經故菩薩救護耳藤常行者右僕射良相之李子也僕射家子西京常行一夕潛如東京女舍一馬一僕而已過大内美福門前路東有東炬火行者其衆二三百許人常行為微行故避之無地僕曰神泉苑北門常關至其早進如教果開常



行屏門內柱下炬隊自此過常行偷眼門隙  
皆鬼也或隻眼一手三目二頭奇形異類甚  
可怖也僕主喘氣其中或曰人氣近矣魅者  
曰盍執來乎一鬼迫門僕主以為不可免也  
鬼走反曰不可得也魅者叱之又羗他鬼如  
先魅者怒自赴僕主以為這回實不免矣魅  
者又反曰不可若之何諸鬼請魅曰佛頂尊  
勝咒在焉故不得也言已炬火皆滅鬼隊走  
散常行不知所由然不向女家從此而迴家

人問中夜不見何所之常行語事乳母曰妾  
昔日請一沙門書尊勝咒潛緘衣領恐是字  
乃綻縫瞻礼合家無不稱嘆

南京仲筭法師有童兒初在睿山楞嚴院後  
事于筭童常轉法華筭曰少年之業習學惟  
競誦經誦咒未晚耳童自此逢筭願眄乃為  
習學若佗時則動讀法華一日失童筭驚尋  
遂不得童潛入山誦經不食月餘已而得羽  
服成神仙後數月僕新于山中遙聞誦經音



漸近則童兒也童語僕曰汝還房告師真得  
覲晤僕告筭筭跣足登山與兒逢兒曰我已  
得仙與塵世隔今偶相見可謂良緣歎語者  
久矣兒將去告曰每歲三月十八日近州竹  
生島有神仙之會我亦預耳

役夫賀能者過睿山橫川般若谷逢雨寄一  
破宇中有地藏像其像漏濕甚能見像底不  
全雨灑被體脫自小弊笠覆像頂而去晚年  
受病而氣絕能生平無善事動多惡業便墮

地獄猛火燒身其痛不可言時有一比丘以  
右手提能出鐵釜其比丘右邊顏肩足及臂  
皆焦然而告曰我在瞻部洲睿山般若谷時  
雨濕不可忍也汝以一笠蒙我其志難酬故  
我入火聚濟汝不顧自燒耳言已蘇息能便  
誦般若各拜像像之燒爛果如獄所見  
土洲中村有一宇安地藏像一時獵者得鹿  
入此宇烹宰啖嚼自若其中一人曰尊像恐  
思真穢乎一人曰像若惡之盍躍出避之時



帳中有物飛出如鳥之過諸獵怪而趁追落  
深草中近而見之有地藏像其長六寸諸獵  
於是悔咎改懺遠近來奉恭敬供養  
搆州水田郡沙門德滿年二十盲過三歲誦  
鞍馬寺祈之無應又誦長谷寺期一七日祈  
求至第七夜夢老比丘告曰我力不及汝當  
如近州彦根山觀音靈場懇請滿如教弟三  
日初夜忽眼開見燈眼根如元永曆三年也  
自此滿居此修練云

沙門義睿遊諸名山勝地欲從熊野山入大  
峯詣金峯山迷而失路陟嶺降谷十數日適  
入一林中僧房修潔庭布白沙奇花異草及  
諸果蔬處處開敷睿見之驪怪窺一室有比  
丘年可二十威儀安庠讀法華其聲和雅如  
調琴瑟讀一卷了置經臺其經自躍昇空從  
終自卷至始又自結帶而還臺睿益怪乃至  
八卷亦如是比丘讀已作礼出堂見睿驚曰  
此地凡鳥尚希况人乎何以到此睿告迷路



比立列睿入房忽端正童子捧甘饌來睿嘗  
之甚美又見種種希事問比立曰住此幾年  
比立曰已八十年我本睿山東塔三昧座主  
弟子也壯年出本山處處修練老寓此山耳  
睿聞已生難遭之想又白比立曰鄉乘人路  
不通已見端正童子兩三輩何作妄語比立  
曰天諸童子以為給使予豈妄哉睿又曰雖  
言老朽面覓少壯何乎比立曰病即消滅不  
老不死又豈妄哉比立漸勸睿歸睿曰日勢

已晚不辨方隅又身心疲勞何不保我而排  
哉比立曰我非厭子此地潔淨不堪子居故  
令去耳若欲止宿身不動搖口無言說心身  
寂靜默然而住睿受教初夜時異類衆形鬼  
神禽獸不知其數各各持香花捧果蔬百味  
飲食羅列安置誓首札拜次第而坐異衆中  
或作是言奇哉有人間氣或曰何人至此比  
立誦經異衆傾聽至明相現各作札分散睿  
問曰希有異類何處來耶比立曰子豈不聞



若人在空閑我遣天龍王夜叉鬼神等為作  
聽法衆睿曰我欲還不知方所比立曰與子  
指南即指瓶曰隨是去時瓶自躍進去睿趁  
瓶而行行一時許到金峯山一峯直下便聚  
落也忽瓶昇空飛去睿著村里語此事聞者  
歎嗟

元亨釋書卷第二十九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點爭九

序說十

略例 附

智通論 附

點爭志九

昔婆伽梵坐菩提樹下魔王波旬將八十億



衆各執器仗致惱地神現形責魔魔懼怖而去夫以世尊無量劫來已具種智豈受是等障蔽乎而有之者濁世令之使也非世尊之咎矣以故世尊不動一毛波旬受屈而歸滅後尤多或斬菩提樹或焚貝多葉或閉伽藍門或壞阿育塔罽賓臂墮而死異見病至而悔不唯王者之為梵志譖助而發也然彼自敗亡我法自若矣至于東震益酷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焚像經坑沙門者崔浩誣之

也八年雷擊殿而倒太武遭歷殆死不幾為常侍宗愛弒崔浩腰斬之誅及五族北周武帝建德二年毀像經冠沙門宣政元年感孺而殂唐武宗會昌五年厄佛法李德裕趙鼎真勸之六年帝發背疽狂煩而斃敝真責誅朝堂德裕敗死崖州柴周世宗毀我教手持斧擊大悲銅像鑿胸破帝後疽發背而歿趙宋徽宗宣和元年沮吾法林靈素論之是歲靈素放温州賜死于道靖康二年金人破汴



京虜徽宗而去上之五代君臣昏惑生阨於  
吾禍敗景從寔可愍矣我國家君聖臣賢仁  
恕忠良自真化覃此七百餘載上下崇奉輔  
治保祚以故君臣世授胤連曆長尺欽明敏  
達之間有小厄者我法始至信根未洽又非  
睿情孽臣矯之也而守屋之黨當不旋踵及  
于天長天元有閹墻事長曆以來虐焰轉煽  
永保之始二火亦起率見資治表雖台相之  
一厄頗撼朝堂然王臣篤奉佛其始不加劇

治所謂撲滅不息至于燎原矣嗚呼我國醇  
淑而苗自吾出弊魔嘗誓曰我來世入汝門  
衣汝衣食汝食破汝法魔黨其不可熄乎今  
欲全綴此方佛迹且令人知魔孽之所繇勸  
善懲惡古史之任也作黜爭志

欽明十三年百濟國王聖明貢獻釋迦銅像  
帝宣問群臣可拜不物尾興中鏹子等奏曰  
古先帝皇之治天下也常有事於春夏秋冬  
祭拜天地社稷一百八十神方今段拜蕃神



恐致國神怒大臣蘇稻目進言西蕃諸國一  
皆拜崇彼方諸神未聞拒逆我此日域何慮  
之有乎天皇賜像稻目稻目大悅捨向原家  
為寺安置供養此年天下疫夭亡多尾與鎌  
子等奏曰陛下不納愚忠作敬蕃神今癘蓄  
由彼興乞行弃撤天皇許之有司投像於難  
波堀江燒伽藍於是天無雲而雨宮中大殿  
俄災

敏達十四年二月蘇馬子起塔大野立設大

齋會三月物守屋中勝海奏曰自先代及陛  
下國多疫矣豈非蘇氏之佞佛哉上曰朕亦  
不能無疑守屋自入寺砌塔縱火燔之又燒  
截殿等既而取燼餘棄難波堀江是日無雲  
雨下守屋又捕馬子所奉善信尼等禁錮海  
石榴亭不幾帝并守屋患瘡天下又多患之  
死者相枕患瘡者皆曰我身如打如燒人人  
相謂曰是燒像塔之殃也後二年守屋伏誅  
天長十年七月睿山義真寂以座主位私授



圓修大衆不肯山上鼓噪真之徒黨修之者  
五十餘輩大衆擯之勅尚書右丞和真綱上  
山罷圓修座主職修移和冽室生山承和中  
入唐歸住山雲寺

天元四年十二月敕餘慶法師補法性寺座  
主慈覺之徒詣闕奏曰初太相國真信公建  
法性寺以辨日法師任座主以來九代相繼  
而慈覺之門當之今第十代始以智證門人  
加之是慈覺之徒失望也敕答曰告檀家檀

家報曰隨敕相讓而不斷於是慈覺之徒一  
百六十人向檀越廉義公家宣詐相家不聽  
屢有爭論天祿帝聞之激怒曰真信公初創  
法性寺不必附慈覺一門只是撰智行兼備  
者為座主適慈覺之門多人故相次領之今  
餘慶亦有智行譽而任之何必守一門乎况  
喧爭敗德非淨侶事也下詔息百六十人者  
封職焉自茲兩門不和拒爭日滋智證之徒  
出睿山各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觀音院勝



并門人修學院勸修并門人解脫寺穆筆  
并門人一采寺餘衆百余人猶在山上千手  
院五年正月救待中平恒昌登千手院宣者  
宿曰傳聞日者智證大師之徒多散逸經書  
秘文恐有紛失固加衛護目之置宿衛守經  
藏又下救曰座主良源欲燒千手院殺餘慶  
穆筆等陰謀難匿早止其機後而母悔良源  
上表陳謝其略曰放火殺害我法太禁自作  
教人波羅夷罪吾輩放此是道之常誰達天

聽願決真偽

永祚元年九月救餘慶為延曆寺座主慈覺  
之徒奏曰智證門補座主者不可開講堂便  
固閉戶永延帝并大相國藤兼家以為過訟  
十月二十九日詔尚書右丞藤有國作告文  
登前唐院慈覺之塔訴衆徒之暴戾有師子身中  
虫之句  
正曆四年八月觀音院成算之徒與睿山衆  
有卻慈覺之徒燒千手院及壞房舍四十餘



宇兩門相爭，於是慈覺之徒擯智證之徒一  
千人出山。

長曆二年冬朝議以三井明尊為天台座主  
十月二十七日慈覺之徒捧狀沮之三年延  
評已定二月十七日慈覺之徒盡會法成寺  
南門相議列向相府訴之相門固閉不入衆  
猶蠢蠢不散相吏開門告衆曰今日先還明  
日有議太衆退明朝會祇陀林寺相府使使  
告衆曰天台座主位古來重之故選智行全

具者補之不必局慈覺一門智證之門亦多  
有焉方今明尊僧正德位相宜慈覺之徒有  
相若者乎乞莫拒訴太衆聞之真怒呼馳乃  
走赴相府府門堅閉大衆呼號扣門至穿門  
柱下地相大怒使能州刺史平直方率兵射  
大衆衆中亦有挑戰者定勢有膂力拔大刀  
擊官兵官兵衆徒死傷兩多十九日定勢付  
獄以降見資治表

序說志十



大覺渾然未嘗判矣瞿曇大聖人剖析而數  
出矣其為數也有半馬有滿馬矣二馬三馬  
及九馬皆半也十馬百馬及萬馬皆滿也半  
常設小矣滿常設大矣然居渾而見數者判  
而常渾矣在滿而見數者半而常滿矣故渾  
而判判而渾滿而半半而滿是我圓極之微  
二矣此書有五格馬傳贊論表志也傳十也  
贊二而或繫一馬或綜多馬論又二而通別  
也通託評馬別解惑馬表一也志又十也五

格者半數也寓判而非小矣十傳者所以載  
其人也十志者所以記其事也雙十者滿數  
也寓渾而設大矣一表居中馬所以通串傳  
志也不載空言見之行事雖來國史實釋氏  
之通表也數止一者雙十之統也蓋一者十  
之所歸十者一之所成天下之數未嘗不一  
也十也矣又一者渾也十者滿也渾而無不  
滿故一而之十馬滿而無不渾故十而反一  
馬是自然之理而此書之數也傳之十者傳



智一慧解二淨禪三感進四忍行五明戒六  
檀興七方應八力遊九頭雜十表之一者資  
治也志之十者為學修為度受為諸宗為會  
儀為封職為寺像為音藝為拾異為黜爭為  
序說維我佛乘智為先導勸示悟證皆智之  
操灌真來唱昭訓去敷澄海榮西相繼高蹈  
自茲此方競嚮真誥傳智居初焉智之與慧  
名異躰同赫赫諸子惟業惟隆不唯開思修  
勤解通慧解續焉攀緣觀察愚夫所行單傳

直指如來禪清淨禪續焉慕道之士進其為  
精進進不止感應便生進感續焉佛道懸曠  
動有退還忍之為德不崩不蹇烈士行之曜  
後揚前忍行續焉戒法毗丘如來威儀不唯  
固持明之知之明戒續焉檀之為事施與營  
築厚薄有異共歸興福檀興續焉古聖深悲  
周流屢遷善應無方是名巧便方應續焉智  
用為力有動來斯萬里游戲尋道訪師力遊  
續焉我有大誓其品萬科隨類俱作清濁揚



波頭雜竟馬是始之卡也史之為言繫月繫  
年我法無曆假渠寓旃渠亦假我政和祚延  
作資治表一馬人生童昏不學不明但學浮  
動修而智成去斯二路道無他行故置於始  
惟衡惟程學修志起矣入道為度得戒為受  
度道之標戒道之守度受次矣吾門殊塗其  
歸一致得致知塗不則道毀諸宗次矣我法  
有為會而有儀君臣夤行人給國治會儀次  
矣道備德盈受封居職內榮門庭外格多福

封職次矣獨正無居獨依無主依正相應有  
事偶字偶字已作吾門萬觀寺像次矣維此  
世界音作佛事鏡鳴磬響軌儀全備音藝次  
矣吾佛垂感個儻不羈片奇小恠收拾不遺  
拾異出矣治以鑑興亂以鑑衰背觸來規我  
以鏡知黜爭出矣物必有頭事又有由欲詳  
始卒序說而休矣初予覃總角而離家逾志  
學而遊方周旋相陽福鹿之門辛勤而歸目  
見大藏有僧史之三傳所謂梁唐宋也而此



三傳不精史文蓋梁傳者戰國之文病體裁  
焉唐傳者叙事艱澁傳論文同宛似鉛辭宋  
傳者駁雜斲斲任古碑碣絕無筆削古來聖  
賢之事業不能顯煥頗惜之焉又佛法入斯  
土以來七百餘歲高德名賢不為不多而我  
國倍醇質雖大才碩筆未暇斯舉矣其間別  
傳小記相次而出然無通史矣故予發憤禪  
餘旁資經史竊閱國史洽掇諸記日積月累  
已有年矣遠自欽明迄于聖代補綴裁緝為

三十卷僅成一家之言不讓三傳之文名曰  
元亨釋書古傳者偏傳也今為全史故改名  
焉又夫古之著述或罹窮愁或求見世雖仲  
丘猶然矧其餘哉余塵纏早脫世繳不及韜  
晦我常豈真閑名只欲明佛祖之法揭聖賢  
之迹令河畏之人知所式之塵也耳此予之  
志也曰古科十品三傳承襲此書何異曰此  
書雖變古傳古科皆在其中矣夫傳智者譯  
經也我國無譯事故換字焉然其傳來者一



也慧解者義解也淨禪者習禪也慧之與義  
淨之與習其所名模不啻天淵之隔矣進感  
者感通讀誦一之古傳瑣碎以我視之皆進  
也故合焉忍行者遺身也古傳遺身之目無  
含蓄也明戒者明律也古傳次三學故亞禪  
焉今配十度故居忍下檀興者興福也福者  
檀之報也替名而表本願雜者雜科也今分  
六篇蓋智不足者駕願而達彼岸故闢願度  
攝諸色也方應力遊古科無之今詳法義建

二馬梁唐削漆一二科不為無據耳護法者  
今鋤之此土無志君悖吏何護之有而志有  
黜爭者草昧自家之小厄也非臣廢矣又古  
傳無表志今立之者備史法也我謂古傳為  
徧者是也矣曰春秋三傳不立志豈不良史  
乎曰彼編年也無志可也已分傳則史遷曷  
不全哉不能逃君子之誅矣曰子攻古傳者  
深矣而宣寧之諸師高德偉才豈可容易而  
議哉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三傳之師道博



德大而吾之所欽也然史才者末也矣昔黃  
太史見三僧傳患文義鄙淺而欲刪修之又  
洪覺範屢議唐宋二傳非予獨言之矣曰子  
之釋書名取諸何曰漢以來以史名書所謂  
漢書晉書唐書等也曰漢唐者以世以國故  
名書而佳矣今釋者氏族也世尊取以為名  
此書應稱釋子蓋孟子莊子之謂也然諸子  
不史也此書史也借取子曰不然子知世書  
之有彼而不知吾教之有此也我大覺世尊

身土不二世屬土名屬身四法不割唯一覺  
也子何輕議哉故為其系胤雖有聖凡之異  
皆一種也猶世俗之家有賢不肖之子矣不  
可以不肖不系其氏族也故予名之以釋書  
又漢晉唐者國而皆姓也我釋書之稱不多  
率乎曰子處古科配十度然者此方之人咸  
太機與曰有斯言矣夫此方視於竺支狹矣  
蓋印度關於震且震且關於日域而印度小  
乘多大乘寡加以婆羅門九十五種大乘之



於印度也牛毛之雙角也震且大乘多小乘  
寡加以儒墨老莊乘時陵我者不少焉大乘  
之於支那也鼎鑪之一足也我日域純大無  
小其俱合成實者備于學而已不立宗焉有  
儒而無老莊老莊之書又備于學而已不立  
家焉只儒有數家焉而不與我競蓋雖魔魔  
民皆護佛法之謂字以印度地闊而大乘寡  
支那地狹而大乘多而見之我國小而純全  
大機者非理之迂矣蓋我道之機法者不因

如子之言東北為寂而支那又東北也何定  
日域哉曰支那日本雖隔海而氣候同何也  
此土用唐曆不有差互也若佗域者夔率矣  
故我言佛說之東北方者支那日本并之矣  
何也氣候同也見其氣候之同宜乎吾佛之  
并言之乎曰然則支那又大乘之域乎曰支  
那者大醇而小疵日本者醇字醇者也曰此  
書立波羅密少有倒逆又諸師有不留一  
波羅之者何混而顛乎曰序次雖倒意順也何



也夫十度者五度如次智度分為五所謂慧  
方願力智也智者惣體也故置第一慧者大  
用也故次焉餘三度各用也智中少互無害  
今分智而置初後者應知雖檀戒又智也釋  
論之中一度各具六應知雖十皆各通具也  
以通具見之少互無咎而又有順理於其中  
耳寶雨經曰菩薩以智為先導凡菩薩入動  
作無非智此書主行故以十度建十科又諸  
修多羅十度以滿位為次序今之十傳取諸

地之廣狹乎盛哉吾國東方醇淑大乘之疆  
乎命此土者不爭我法無異道也學我法者  
不赴小徑無二乘也是故此書以波羅蜜建  
十科也曰如子言此書所列咸菩薩與曰然  
菩薩有二曰滿曰分波羅蜜亦然譬登山馬  
到頂者躋麓者齊稱登山馬何也躋麓者竟  
達頂也階吾道之大機者皆為菩薩何也自  
分至滿也曰子以此方為大乘域又愛吾廬  
之謂乎曰大般若經第三百二曰我滅度後



後五百歲甚深般若於東北方大作佛事我  
此日域金口已說豈始而言之乎曰彼經說  
滅後流傳始東南方巡至東北子何獨取東  
北哉曰不然雖說八方流布特稱東北而為  
最也故舍利子白佛言於東北方當有幾許  
住菩薩乘諸善男女於此般若書讀修說佛  
言東北方有無量住菩薩乘諸男女等然經  
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子親熟者亦不疑也  
蓋佛讚東北不似餘方第五百八又見焉曰

分故有少倒譬石砌路焉大小曲直者石之  
質也方面布置者工之巧也路不得不整矣  
吾以波羅之分滿修菩提之砌路其間詰諸  
子之大小曲直者不見吾之大道矣

略例附

桓武之後追謚缺焉其間一二不備足焉今  
以年号呼帝者  
洲号古來呼者不釀矣今以二義質之所謂  
上下簡辟也上下何九上字不復出者皆以



上字呼之山州攝州等也上字復出者以下  
字呼之和州賀州等也簡辟何九二字或上  
字復出或下字復出皆能簡辟呼之若又復  
出多者始後簡來美州之來始者簡信作也  
波州之來後者簡丹阿也又上下前後之者  
加之字而呼頭見此書善簡辟焉  
官位皆以唐宋呼之古儒已配之矣非新例  
矣

表中孝德寬平前後二例皆史法也

表中雖立二例正傳之中諸年曆且從古史

右五條

智通論附

釋書出焉有儒一生言之曰我名教立五常  
智居四焉蓋智者聖人之次德也易曰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君子之道  
鮮矣是夫子黜智之言也又皇帝王霸步驟  
殊塗以智為霸者之權也故漢高祖曰吾寧  
闔智不闔力又老子曰絕聖棄智然則論大



道者存其智矣吾聞三教一致聖人無異此  
書何先智乎又我儒不言神恠此書感進神  
仙拾異等篇基於此蒙竊感焉余曰善哉問  
乎不子今言之外學之議我也自古而然我  
今片言可以解千歲之惑矣夫吾道一心也  
心外無餘以心為身以心為土身土皆心也  
况思想作為乎吾佛以四智應於万彙所謂  
圓鏡一也平等二也觀察三也成作四也佛  
心之明淨者鏡智也佛心之均同者等智也

佛心之知覺者觀智也佛心之空為者成智  
也四者之體曰法界法界之用者四者也體  
用皆心也蓋因心而見體用者五之者未嘗  
有異矣今其如來一代之說相者觀察之一  
智也六般之神足者成作之一智也以觀察  
而應機也為大為小為權為實為偏為圓為  
修多羅為毗奈耶以成作而應機也為幻為  
化為明為通為三摩提是吾佛不思議之智  
用也然以鏡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明淨也。以等智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  
均同也。修多羅毗奈耶亦然。以鏡智而見成  
作。幻化明通未嘗不明淨也。以等智而見成  
作。幻化明通未嘗不均同也。三摩提亦然。又  
以觀察而見成作。幻化明通未嘗不知覺也。  
以成作而見觀察。大小偏圓未嘗不玄為也。  
綺錯交互亦然。故吾佛一說也。四智備矣。一  
通也。四智全矣。若隔礙者。非所謂圓鏡焉。平  
等焉。觀察焉。成作焉。也。豈仲尼伯陽偏談局

說之謂乎。譬溟渤焉。東西南北一海也。而東  
方之民曰東溟。西方之民曰西溟。南北亦然。  
人自名耳。海豈異乎。汀澹不然。有方所有。淺  
深不得。不異。且子子之。以行智神怪。而議吾  
乎。又三教一致。聖人無異者。我智上之詮也。  
非子之心。外教之所知也。彼所謂智者之智。  
者偏智也。非圓智也。彼所謂霸者之智者。權  
智也。非實智也。彼所謂棄智之智者。小智也。  
非大智也。彼所謂神怪者。妖孽也。非明通也。



又怪力亂神之言出於論也然諸儒不一也  
或作二事或作四事異談不少今且就子之  
四事之言而辨之孔子之不語怪力亂神者  
非絕不言也慎言也後儒不明仲尼意絕言  
於四事者惑之甚也我粗出其端焉易曰陰  
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仲  
尼豈不言神乎春秋二方言皆襄周諸侯攘  
奪之事也仲尼豈不言亂乎孔子之勁能扛  
國門之關不唯口言也身自為之乎季桓子

穿井得土羊仲尼辨以木石水土之怪豈不  
言怪乎九經傳之中孔子之涉四事之者多  
不暇縷舉矣孔子為名教之祖垂訓於世思  
九庸之溺四事而有此迹也陋儒迷跡而為  
孔門之徒絕言於四事者可笑也夫四事者  
昧者之所溺也而又不可無也君子能辨之  
我法悲智吏發神用以利天下豈同陋儒之  
局見古來太賢之感應棄而不齒乎全宋之  
時有歐陽脩者修唐書而鑿唐書多載佛氏



之神異脩術學孔迹而刪去者千餘條脩之  
偏識可卑矣夫良史者褒善而策後世貶惡  
而警後世故善惡并書而不匿彼脩何為者  
乎任吾喜怒一切刪之蓋脩之意以佛為怪  
為異道也縱佛怪異也時君好之脩何不並  
書加褒貶垂後世而例刪之乎劉煦之文實  
淺矣脩文雖加之而識不如煦字脩亦惑論  
之四語之甚者乎又吾佛之神用者幻化也  
諸聖未為奇也凡愚以為奇也蓋欲開凡愚

之淨信也譬傀儡馬長者未嘗以為奇也術  
也知棚中牽抽也愚少以為異而戲著追逐  
何也淺識也今以神怪或斥或嬉齊惑也何  
也為奇故也君子不然幻也化也何有於此  
乎曰吾議子書子何引佛蔽之哉予曰甚矣  
哉子之難曉乎昔人有學舜者蚤夜孳孳去  
其不如舜者附其如舜者故謂之舜之徒焉  
吾人豈異哉只恐蚤夜孳孳不如佛焉不率  
而不肖者學之之不至者也學者之大志皆



是也今吾學佛者也此書諸師皆學佛者也  
夫學佛之者繫學佛之人而以佛之事其不  
學佛之人不知佛而罪之是乎非乎

元亨釋書卷第三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東福海藏禪院重刊

元亨釋書化疏有叙

大日本國平安城濟北

大沙門扁關禪師撰元



享釋書者寔コトニ

本朝僧傳之權輿也其ケン ヨナリ

書凡三十卷始於傳智テ

終乎序說上自推古下ヲフ カニ

至元亨七百餘年間事ニ

若僧尼士庶之傳若寺キ シヨ

宇佛象之志若キ及國家ニ

君臣資治之表有一ル關ツモ アソカル



乎吾釋氏者靡不登載  
而收錄焉至延文庚子  
六月有旨入藏頒行  
蓋從其徒園通住持龍

泉涿公請也是書既鏤  
版行於世曾永真壬戌  
二月十六日司烜失職  
本院遺火延及書庫凡



歷代三教之書，與編祕  
帙一夕而燼，則版亦成  
烏有矣。聞者咸惜焉。茲  
者，師之上，足前南禪

性海禪師，以其徒請由  
東菴遷蒞院事，未幾百  
廢俱舉，仍圖重刊。茲書  
費用不貲，遂命在城等



持比丘周信儼詞製疏

巡叩

十方諸大檀那貴官長

者緇向男女見聞者

慨然樂施以濟版事其

獲福可量也哉疏曰

維允亨釋氏之編寔

本朝僧史之筆曰梁曰



唐曰宋三傳陸回若皎

宣若寧十科或異慨

茲海截龍宮之失護俄

驚琅函玉軸之歸空天

道好還行者印板打就

斯文復作正好點筆疾

書增濟北之陰涼壯海

東之福地



天子萬歲

宰臣千禩

至德元年甲子六月日疏

本云

明德二年

辛未

十一月日

重刊置於海藏院

元亨釋書者近代板行于世者悉皆活字成行故不能無顛倒錯誤而未有鏤于巨板者也而又未有加訓點者也今雇良工張貼海藏院古本於木以彫刻焉且又考諸本之舊點而補寫于其行間并刻之每板一枚面背共四葉板計二百十二枚紙計八百四十七葉都為全板夫是舉者蓋是本朝三寶之流布而又近代一板之最勝者乎庶幾將行于不朽而傳於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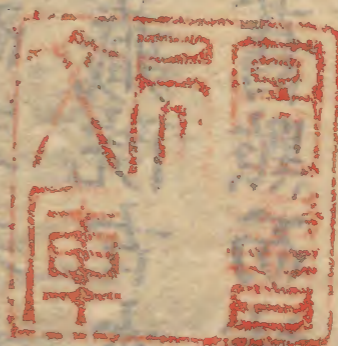


哉

寬永元甲子年春三月日

洛下小嶋家富跋

持八百四十葉准為  
一好面背共四葉  
計本之書  
其休開長候之  
本效本必領候書且又書



此書世而未有  
此許好不強與  
元亨縣書本立升  
此許予世書悉皆  
此書世而未有  
此許好不強與  
元亨縣書本立升  
此許予世書悉皆



